

彭清源 主编

团结出版社

再论“台独”

彭清源主编

再论“台独”

程思远题

(京)新登字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论“台独”/彭清源主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1

ISBN 7-80130-004-1

I. 再… II. 彭… III. ①李登辉—台湾问题—思想评论
②台湾问题—方针政策—中国 IV. 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746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创格印刷事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6 年 1 月(大 32 开)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72 千字 印张:8.625

ISBN 7-80130-004-1/D·1

定价:20 元

本书编委会

主 编:彭清源

撰 写 者(以姓氏笔划为序):文克平 叶成林

宋 文 李 蓉 陈 玲 郑建邦

胡凯红 段毅培 党朝胜 章仲华

鲁广锦

统 稿:章仲华 文 会

前 言

1995年6月,李登辉在美国一些反华势力的精心策划下,公然访问美国,并借外国人提供的讲坛,大肆鼓吹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主权在民”,以及“台湾经验”等分裂祖国的谬论,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其分裂祖国的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致使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严重恶化,激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强烈义愤和谴责。

作为典型的分裂主义者,李登辉在历史上就与“台独”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其权势地位的稳固,其出卖祖国、分裂民族的本来面目也暴露无遗。他一方面故意营造两岸关系和缓的假象,另一方面为迎合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拆散”、“围堵”中国的需要,处心积虑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为了给其分裂祖国政策提供依据,李登辉全面地继承了民进党和“台独”分子臆造的种种“台独”谬论,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精心包装,相继抛出了诸如“台湾命运共同体”、“阶段性两个中国”、“开拓国际生存空间”、“主权在民”、“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经验”等在岛内颇具蛊惑、欺骗性的分裂主张。目前李登辉的所作所为,就是竭力要把这些荒谬主张逐步变为现实,造成海峡两岸永久分离乃至台湾独立的局面。由于李登辉的分裂政策与岛内外“台独”势力的活动目标并无本质区别,且更具有挑拨省籍矛盾,毒化两岸关系,欺骗和

误导岛内人民的作用，因而也正在为岛内外形形色色的“台独”分子所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登辉不仅是岛内“台独”谬论的集大成者，也是更为阴险狡诈的分裂主义分子。当前我们开展批驳李登辉分裂祖国谬论和行径的斗争，实质上也是在台湾岛内政局变化和两岸关系新形势下反分裂、反“台独”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意义十分重大。

早在1994年，民革名誉副主席贾亦斌主编了《论“台独”》。此书比较详尽地叙述了“台独”产生的历史及其背景，分析了“台独”的罪恶阴谋，批判了“台独”的种种谬论，阐明了反对“台独”、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意义。该书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岛内相继出版后，受到了海峡两岸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积极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今天，我们有感于李登辉身份特殊，他毒化两岸关系、误导台湾人民的危害更为严重，惟有深入、系统地剖析、批驳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言行，挖掘其思想根源，揭示其内容实质，阐明其分裂祖国政策的严重恶果，才能启发人们进一步认清李登辉“假统真独”的面目，提高对种种在华丽包装下的分裂祖国谬论的认识，同时增强两岸人民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坚强信心。为此，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共同撰写了《再论“台独”》。本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题签，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彭清源担任主编。

（本书分为4章10节，主要内容包括：揭露李登辉以“假统真独”、鱼目混珠的策略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方式和特点，批驳其所谓“阶段性两个中国”、“台湾生命共同

体”、“主权在民”、“台湾需要国际生存空间”以及所谓“台湾经验”等谬论；阐述李登辉搞分裂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对两岸关系和台湾前途造成的严重危害；重申祖国大陆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现实可行性和重要意义，号召海峡两岸人民团结起来擦亮眼睛，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立场鲜明地反对分裂、反对“台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和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和作者思想水平的限制，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界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作 者

1995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李登辉分裂祖国、破坏统一的面目及其特点	(1)
第一节 挟洋自重,“假统真独”	(2)
第二节 口蜜腹剑、出尔反尔的两面手法	(17)
第二章 李登辉式的“台独”谬论批判	(37)
第一节 “阶段性两个中国”是加快分裂步伐的必然产物	(37)
第二节 “台湾命运共同体”是最刻毒阴险的“台独”意识	(56)
第三节 “主权在民”意欲何为	(69)
第四节 抽丝剥茧看所谓“拓展国际生存空间”	(85)
第五节 “台湾经验”是自我吹嘘膨胀的可悲经验	(101)
第三章 李登辉推行分裂政策的严重危害	(114)
第一节 李登辉分裂政策滋生的土壤	(114)
第二节 李登辉使台湾社会和两岸关系危机四伏	(130)
第四章 促进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	(177)
附录 李登辉“假统真独”分裂活动大事记	(209)

第一章 李登辉分裂祖国、破坏统一的面目及其特点

近年来,经过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双方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渐增多,两岸半官方机构“海协会”和“海基会”之间的民间事务性商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海峡两岸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世界上所有关心、期盼祖国统一的中华儿女,对此无不感到欣慰。但是,在一些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操纵下,岛内“台独”逆流恶性膨胀,气焰嚣张,其倒行逆施,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带来了诸多复杂、不利的因素,也为台湾岛内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无穷后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的李登辉,依仗外力,明目张胆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突出地表现在不久前他在美国当局的纵容下以“私人访问”为名,在美国公然鼓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导致两岸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和紧张局面,给祖国统一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海内外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应。因此,剖析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言行,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他的真实意图公诸于众,不仅有迫切的必要性,也是我们一切爱国同胞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第一节 挟洋自重，“假统真独”

一、李登辉分裂祖国的步骤

能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区别坚持统一，还是制造分裂的根本标志。几年来，李登辉正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从摇摆不定，到步步后退，乃至公开鼓吹“阶段性两个中国”，逐渐暴露出他的假统一真分裂的面目。

1988年初，李登辉于蒋经国去世后继任“总统”和国民党主席。当时“台独”主张在岛内还没有多少声音和市场。善于窥测时机的李登辉，为了取得各方信任，处处标榜他要全面继承蒋氏父子的政策。李登辉在其上台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策，大家要了解，就是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统一。”并自诩“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追随经国先生，对他的抱负、理想及苦心，相当了解。他在遗嘱里面，还一再嘱咐我们要厉行民主宪政，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我们今后要继续奋斗的目标，本人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与全国同胞共同朝着这个目标迈进”。此后，李登辉又多次表示：“自己虽然是台湾人，但也是中国人。台湾无论在历史、文化及客观条件上，都没有独立的理由与可能。台湾的前途在大陆”等等。1991年2月23日，在“国统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李登辉还授意通过了所谓“国家统一纲领”。尽管该“纲领”为两岸统一设置了诸多障碍，被外界称之为“国家不统一

纲领”，但其中也不得不宣称：“大陆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乃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然而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李登辉个人权力的膨胀，他开始在“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出现摇摆和后退。其表现形式是反复施展两面手法，即一方面假惺惺地称，“台湾的前途与整个中国大陆是分不开的”，“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将统一，任何中国人都不能自外于统一的责任”，指责“台独”分子“假借民主之名，遂行其分裂国土的阴谋、叛乱行为，此一背弃历史，自绝于全民的主张不仅将断送大陆及海外同胞对我们的殷殷希望，同时也将陷‘复兴基地’的全体居民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并表示要对“台独”分子依法办理。但另一方面，李登辉却开始强调所谓：“台湾已经是一个称为中华民国的国家而独立着，所以不需要台湾独立，本人认为双重承认问题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当然高兴。”他还别有用心地说，“不要有统，也不要有独，接受目前的状况最好，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就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目前统辖台、澎、金、马，拥有绝对而且完整的主权和治权。”他甚至说什么：“如果我们只讲‘一个中国’，很容易让人家误会，因为在国际上，‘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有讲过一个中国”。也正因此，李登辉在后来的谈话中先后提出“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乃至“阶段性两个中国”等主张，以回避和修改“一个

中国”的提法。1994年7月5日,台湾当局正式公布了《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这是台湾当局继1991年初颁布“国家统一纲领”以来,对其大陆政策所作的又一次重要宣示。“说明书”虽仍虚情假意地表示将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和实现统一的目标,但将两岸关系的定位,明确界定于“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架构,鼓吹所谓“传统观念的中国已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即实行民主自由体制的台湾地区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地区”,两岸“分别存在着两个本质完全对等的政治实体”,“双方各自享有统治权,在国际间并存两个国际法人”。这样“一个中国”的原则被台湾当局完全虚化,突出的却是所谓“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实际上,这就是变相的“一中一台”、“两个中国”论。李登辉为此得意忘形地称其发明了“创意性的模糊理论”。实际上他是通过模糊“一个中国”原则,模糊国家主权,来掩护其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企图。

通过三次“修宪”,李登辉基本完成了“宪政改革”,实现了政权的本土化,以大陆籍人士为主体的国民党传统势力完全被排除出权力核心。这样李登辉掌控了岛内的党、政、军、特、警等各项大权。此后,李登辉开始撕下伪装,更加露骨地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公开将“一国两府”、“一国两区”等主张,进一步发展成一套“分裂分治”的谬论。

1993年11月,李登辉指使台“经济部长”江丙坤,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鼓吹,“中国是地理、历史、文化上的中性名词,”“两岸是互不隶属的

两个主权国家。在条件未成熟前，台湾采取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政策”。根据这种说法，中国被李登辉“创意性地模糊”为不过是一个历史、文化及地理上的中性名词，“一个中国”也被进一步虚化为仅仅是一种“指向”。相反，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却被界定为“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并公然宣称台湾当局将执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此语一出，立即引起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的强烈批评。

对此，李登辉一方面辩称“一个中国的政策未变”，另一方面则更加顽固地坚持把承认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作为统一的前提条件。他多次露骨地宣称：“目前看不到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在哪里？”“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的主权定要拥护到底”。与此同时，李登辉还亲自跑到一些国家，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两岸是分裂国家”，并授意其党羽把“参与联合国”做为其“外交工作”的最高目标和首要重点，借以在国际上谋求所谓的台湾“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就是企图进一步把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推向国际社会。

其实李登辉这套“分裂分治”主张的真正目的是要把我国近代历史上由于国共两党内战所造成的两岸暂时分离状态，提升为合法的、相对固定的，甚至是长期的分裂格局，并力图使这种格局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为此，李登辉将国土的暂时未归一统，有意混淆为国家主权的割裂，进而谋取“分治”的主权地位，也就是所谓“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李登辉诡称什么“漠视分裂分治，就是阻碍统

一进程”。实际上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很清楚，按照这种逻辑行事，两岸关系非但不能向前发展，反将朝正式分裂的方向走出一大步，最终导致中国主权的真正分裂。因此，可以说，李登辉的“分裂分治”论调，是经过包装的“两个中国”论调，也是地地道道的“分裂中国”论调，其实质就是分割中国主权，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本书第二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驳。

二、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自白

不可否认，李登辉从事“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制造国家分裂活动，是有其深刻思想根源的。1994年初，他与日本反华作家司马辽太郎进行的一场题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对谈，便是其公开分裂祖国的代表作。

在这场荒谬的对谈中，狂妄无知的日本文化浪人司马辽太郎故意歪曲历史，以蔑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姿态，胡诌什么台湾本是“无主之地”、“曾是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民曾当过十足的日本人”。还居心叵测地说，“中国将西藏、内蒙古收为国土，从居民角度来看实在是很奇怪”，等等。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的司马辽太郎，出于对以往大日本帝国侵略、奴役他国人民“业绩”的追思，以及对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恐惧、仇恨，说出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虽令人愤慨，倒也不足为奇。然而，倒是将司马辽太郎奉为上宾的李登辉，却对其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损害中国人民尊严的言论，非但没有丝毫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反感和愤怒，反而与其一见如故，一唱一和，借机大肆宣泄分裂祖国的言论，这就不能不使海内外

所有爱国的中华儿女感到震惊和愤慨。

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分裂理论,大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谈所谓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蓄意挑拨省籍矛盾。司马辽太郎在谈话中,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台湾人民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颠倒黑白地把日本政府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将世代生活在台湾的民众驱赶回祖国大陆,也作为一种“德政”加以歌颂。对此,李登辉不仅表示赞同,并进一步肯定,“殖民地时代日本人所留下的东西很多。如果不用更科学的观点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为了突出他对日本“德政”的怀念之情,他甚至着意渲染台湾光复以后,台湾人民所蒙受的种种悲哀。他先是表示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之所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因为台湾系中国可有可无的“化外之地”,以此离间祖国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血肉相连、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继而说:“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罢了。以往像我们这种七十来岁的人,在晚上都不曾好好地睡上一觉,我不想让子孙们受同样的境遇。”

很明显,李登辉在这里讲的“悲哀”之所以产生,据他看来主要是“外来政权”对台湾人民的统治造成的。这个“外来政权”,当然主要不是指曾给台湾“留下很多东西”的日本殖民政权,而是针对“因大陆内战失败而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而言。李登辉有意回避日据时代台湾人民遭受的血腥统治,和台湾人民英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事实,也有意回避两岸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之

情，却歪曲历史和漠视起码的政治常识，刻意渲染所谓来自大陆的“外来政权”，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悲哀”，借以挑拨台湾人民对岛内大陆籍人士乃至祖国大陆的不满和仇视，其用心不能不说是十分险恶。

“外来政权”一词本是岛内外“台独”势力鼓吹“台独”的最具有煽动性的口号，是“台独”势力妄图以此证明“台湾不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台湾是一块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只属于台湾人自己的土地”，进而突出其“台独”主张的“正当”、“合法”性的一种说辞。但身为台湾当局负责人的李登辉，居然也套用“台独”分子的说法，把自己领导的政权界定为“外来政权”，表面上看似自相矛盾，但只须稍加思考，便可发现李登辉分裂祖国的真实意图。

尽管李登辉在“对谈”中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外省人”与“台湾人”都是汉民族，只是到达台湾的时间有先后，但又无法掩饰其对“外省人”怀疑乃至敌视的心理，露骨地表示“为何非换掉前任‘行政院长’不行，也是跟这个问题有关。”善于见缝下蛆的司马辽太郎马上心领神会地接口道：“您说的是郝柏村先生的事吧！狡猾的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就像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有的冥顽不化的人物。像牧师般的李登辉先生如何能将那种人驱逐远离权位，我们在旁着实为您捏了一把冷汗，但总算办到了啊！”

我们姑且不论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竟当着一个人外国人，出言不逊地责骂国民党的另一位副主席，这种做法是否有失水准和政治伦理，只是看他以“台湾人的总统”自居，将那位“行政院长”作为大陆籍势力或“外来政权”的代表人物来加以攻击，并将所谓“省籍矛盾”的责

任，统统推到别人身上，就可看出他在说谎，真正热衷于在岛内挑拨省籍矛盾，以便从中渔利者，不是别人，正是所谓“心地像牧师一般善良”的李登辉自己！

事实上，李登辉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为题大作文章，是为其分裂行径制造借口。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以前，中国饱受列强欺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至亡国灭种的边缘。台湾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割让给日本；香港、上海等地被帝国主义列强划为租界；大片国土被沙皇俄国鲸吞等等，都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历史的一部分。在那漫长而悲惨的岁月里，海峡两岸人民同样遭受着深重的苦难，也共同为民族的独立、祖国的振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如果谈“悲哀”，只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奴役，给全体中国人民、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的悲哀。李登辉大谈所谓“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无非是有意把台湾分裂于中国之外，把台湾人民分裂于中国人民之外，这不仅违反历史，也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根本不能接受的！

二是强调“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东西”。举世皆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但李登辉在其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谈中，却对这个问题编造了许多违背历史和国际法基本常识的谎言。司马辽太郎首先谈什么“台湾以前似乎曾有过被认为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岛的时代”，“实际建立台湾的是十七世纪从福建或广东迁来的人们，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等等。他似乎觉得这样讲还不足以完全表达其内心的思想，又用更加露骨的口